

《山海经》：原生性中国上古神话文献

□ 宁稼雨 南开大学文学院

神话是史前先民历史文化的零星记忆。文字出现后，人们把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记录在不同文献中。这些文献依据时间和性质不同，可分为原生性神话文献和再生性神话文献。

原生性神话文献是指先秦时期最早用文字记录神话内容的文献，其时间上距离神话产生的时间最近，基本上源于口耳相传，以《山海经》保存神话故事最多，其他如《诗经》《楚辞》等文学总集，《穆天子传》《尚书》《左传》《国语》等历史文献，《归藏》《古文琐语》《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诸子文献中，也不同程度保存了大量神话。这些记录尽管零散，但大致构建了中国神话的基本框架和原型规模。

再生性神话文献发端于秦汉，至明清一直有出现。从时间和属性上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秦汉时期文献。这一时期尽管已经远离神话产生的时代，但因距先秦较近，仍能约略窥见神话的原貌。对神话的记载，见诸《吴越春秋》《越绝书》《蜀王本纪》等杂史书，以及《论衡》《风俗通义》等子部文献和大量纬书中。这些文献性质不同，摘引神话各取所需，其中有些内容与原生性神话文献吻合，有些则不见于原生性文献。虽则如此，它们对神话的原貌仍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第二类为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文献。这个时期离远古更加遥远，相关记载的文献属性淡化，内容可分两种：一种是作为文献保存，抄录前代记录的材料，见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量类书。第二种则为中国文学独立之后，依赖于诗歌、散文、词曲、小说等各种文体的繁荣，将神话作为题材的各类文学创作。它们为中国神话搭建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为古代神话的再生创造了繁花似锦的园地。

《山海经》保持早期原生性神话材料最多，堪称中国上古神话的渊藪。

《山海经》的作者有种说法：其一，刘歆《上山海经表》以为此书系上古夏时伯益所作，伯益也被称为伯翳、柏翳，是舜的臣子，掌管山泽禽兽。其二，《博物志》《水经注》及《隋书·经籍志》言为禹所作，《颜氏家训·书证》又谓夏禹及益所记；其三，明杨慎《山海经后序》（载《杨升庵全集》卷二）又有因九鼎图而作之说，并有清人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阮元序、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八与之响应；其四，今人一般认为前三说不可信，以为本书约成于战国后，非出一人一时，后被合为一书，名曰《山海经》。《史记·大宛列传》首出其名，可知书名不晚于汉武帝时。

西汉刘向《七略》将《山海经》分为十三篇，即《山经》五篇、《海经》八篇。《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刑法家类据以收录。刘歆校书时又将《山经》分为十篇，故共为十八篇（见刘歆《上山海经表》）。郭璞注此书又收入属《海经》部分而已佚在外的《荒经》以下五篇，

凡二十三篇。《旧唐书·经籍志》又将刘歆所分《山经》十篇重合为五篇，以与十八篇之数相符，即今本十八篇，内含《山经》五篇、《海经》八篇及《荒经》以下五篇。《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小说家类。

《山海经》全书三万一千余字，《山经》分《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卷；《海经·海外经》分《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等四卷；《海经·海内经》分《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等四卷；《大荒经》分《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等四卷，又《海内经》一卷。

《山海经》书中内容广泛。刘歆《上山海经表》称其“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祲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其中包括今人眼中的神话、巫术、宗教、地理、物产、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多方面内容。内有很多故事既为中国古代神话之渊藪，亦为中国志怪小说的主要源头。故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称为“古今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其为“小说之最古者”。

书中神话传说反映出早期华夏民族的生存意志和生活理想，其中以人与自然关系内容居多，也是《山海经》中神话故事最精彩的部分。如女娲治水补天、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从中可见先民在文化愚昧和生产落后时期征服与战胜自然的信心，并塑造了先民幻想中的英雄人物。

女娲神话的最早记载是先秦时期的《楚辞》和《山海经》。尽管二书中的记载还比较模糊朦胧，但基本描述出女娲以造人为职能的始母神格意向。除了造人之外，先秦典籍中女娲为乐器祖神的记载也应该是女娲造物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娲补天神话为汉代《淮南子·览冥训》根据包括《山海经》在内的先秦文献所整理。女娲的女皇身份主要产生于汉代以后再生性神话文献中，但是却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

精卫神话也是历史上流传久远，几乎妇孺皆知的神话故事，它最早出于原生性神话文献《山海经》中。其中包括两个重要的主题要素。其一是悲冤主题，说的是那位本来是炎帝之女的女娃，因为溺水而亡，化为名叫精卫的小鸟，每天悲鸣自己的名字；其二是英雄主题，陈述变为小鸟后，精卫出于复仇的雄心，以小鸟之能量，从西山衔来木石，发誓要填平东海。这两个主题成为历代文学作品和传说故事经常搬演出现的题材。相比之下，二者强弱走势呈逆向态势：英雄主题为由强至弱，悲冤主题则由弱至强。从而折射出封建专制制度下英雄精神受到挤压，悲剧冤情层出不穷的现实。

另有很多社会关系题材，为氏族社会末期各部族战争的缩影。如黄帝战蚩尤、刑天舞干戚、羿与凿齿之战等。显示出上古先民的善恶观念和英雄气概。

书中还有若干历史传说，如太皞、西王母、共工、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俊、帝尧、帝舜等，以及殊方异国之奇异民族，如无启国、聂耳国、贯胸国、厌火国、君子国等百余古国。

西王母神话在中国扎根最深，影响深远。她几乎被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包装借用，被称为“千面女神”。先秦典籍《山海经》有几处记载了西王母。这里记载的西王母为人面虎身，虎齿豹尾，住在洞穴里面，为神掌管天上五行灾疫和五刑残杀之气之神（一说为掌管五

残星的凶星)。从汉代开始,西王母形象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其核心轨迹就是由原始朴素怪异形象向社会化人性化方面转化。从魏晋南北朝开始,西王母形象人格化、神化传说故事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其中周穆王和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故事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在神话传说基础上,西王母形象由老变少、由野变文,其信仰也被道教汲取,成为道教中“女仙之首”、最受尊奉的女神仙。唐宋之后,小说、戏曲中的西王母形象,延续人形化吉神的概念,逐渐成为母仪天下的天界女神。与此同时,与西王母有关的神话、信仰等文化资源,被民间教派融汇于宗教宝卷之中。

这些神话传说神奇浪漫,为孕育华夏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基本土壤和文化原型。很多内容为后人散文、诗词、小说、戏曲广为引用。如陶渊明有《读山海经十三首》诗,很多名句至今不绝人口。清李汝珍《镜花缘》小说所记海外异国诸状,多出本书。因书中多记山川异物,故《隋书·经籍志》后,史志多列史部地理类。并为后人以记载地理博物为主的志怪小说之滥觞。汉魏间《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博物志》等记虚幻地理博物传说的志怪小说,以及《异物志》《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等含异闻的地理博物杂著,均受此影响。

自汉魏以后,对本书考订、注释及研究者代不乏人,如晋代郭璞,明杨慎、王崇庆,清吴任臣、汪绂、毕沅、郝懿行等,均有校注或笺疏。其单刻本及丛书本不可胜数。今人袁珂有《山海经校注》,取诸家之长,又时有发明,堪为善本。